

# 音乐之声

贝多芬曾说,音乐是比一切智慧、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在同学们眼中,音乐之声,不仅让课余生活变得轻松、美好,更是自己成长的乐章。同学们在分享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与感悟时发现,音乐无需解释,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语言,它跨越时空,给人们带来深入灵魂的感动。

## 艺术家老郝

和平区昆明路小学四年(6)班 田栩箐

今天,由培训机构举办的爵士鼓音乐会选拔赛开始了,我激动地走上舞台。

台下郝老师的目光聚集在我的身上,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加油。这时,熟悉的《Rolling in the deep》音乐响了起来,我开始从容不迫地表演,一会儿抛抛鼓棒,一会儿节奏加快……

我从一年级的暑假开始学习爵士鼓。教我们的郝老师是位中年男子,留着齐颈“长”发,爱穿立领的白色中山装,艺术家派头十足,因此我们明里暗里都叫他“艺术家老郝”。

可郝老师每次上课又不像艺术家那么一本正经,古铜色的脸上总是挂着若有若无的神秘微笑,伸长脖子左顾右盼,检查谁鼓棒放反了、谁谱子没翻对页。这时候的他,像极了丰子恺笔下那只“高傲的鹅老爷”,对着不听话的同学会“引吭高歌”。也许是被他周身弥漫的趣味儿所吸引,我们都不由分说站在鼓架前,静候他“指点江山”。就这样,几乎每节课都轻松而有收获。

一次课上,郝老师说:“有请‘空气’给我们演奏《小蜜蜂》。”因为当时我像小矮人似的站在巨大的鼓架前,连脑袋

都被挡住,被他戏谑为“无人驾驶”,似乎只是“空气”。在同学们的阵阵笑声中,我熟练地打起鼓来。完毕,郝老师立马鼓掌,大声说:“四个字!”同学们愣了一下,飞快反应过来,齐声叫道:“打得真好!”可他显然很不满意,摇头晃脑地纠正:“箐箐真棒,箐箐真棒!”

咦!这不是八个字吗?郝老师笑眯眯地说:“我虽然没说是几组四个字,但你们要有想象力,学爵士鼓也是如此!”我们恍然大悟,笑得前仰后合,笑岔气的我一不小心跌倒在地。郝老师连忙伸出手作势要拉我,可我刚把手递出去,他随即把手缩回,在我的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,嗔怪道:“还不快起来?”我像小老鼠被突然夹了尾巴一样,噌地一下蹿了起来。

两年多,我的个头长高了,再也不是“无人驾驶”;技艺提高了,再也不是只会演奏入门级的《小蜜蜂》,可郝老师的“长”发中却多了几缕银丝。

表演结束后,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郝老师第一时间和妈妈走过来与我击掌庆祝。这次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太棒了,我都看呆了。”我开心地笑了!

指导教师:赵英

## 成长的乐章

和平区新星小学三年(4)班 王子墨

一个周六的午后,我在家里练习弹琵琶。

我不间断地练习了两个小时,架在腿上的琵琶犹如巨石般地沉重,然而手指是那么僵硬,原本欢快的曲子竟被弹成了“汉宫秋月”般悲凉。枯燥和烦躁包围着我,半年前加入学校民乐团的喜悦早被乏味冲刷殆尽。此时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:逃离,下楼透透空气!

第一次上琵琶课,老师给我们讲了琵琶的历史与演变。“琵琶被称为‘弹拨乐器之王’,历史上的琵琶其名为‘琵琶’,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,琵琶是右手向前弹,琶是右手向后挑……”老师说得滔滔不绝,我听得也入了迷。

初秋时节,小区里的夏日千娇百媚的花朵有些颓败,可紫薇却依旧烂漫似锦。远远有乐声拂来,惊起了栖落紫薇花下的喜鹊,那乐声里有葫芦丝、三弦、二胡,甚至有一对二小,不时发出清冷一响,惊住了行人的匆匆步履。

循声走近,几位老人各自拨弄着手中的乐器,让乐声飞扬而出。音律穿过阳光,隐没在缤纷的紫薇花丛中,像一只走失的小

雀终于寻至了暖巢,惊慌疲惫的心灵有了可依靠的归宿。

乐曲暂歇,一位坐在马扎上五十多岁的阿姨开始拉小提琴,音色细腻而悠长,穿透了三两围观者和几个孩子的嬉笑,缓缓流淌入我的耳中。只见她双目微合,却不是陶醉,而更像是一种平静;头微微左倾着,不像是演奏者,反倒像个倾听者。我仔细地听着,不是初学者经过不断练习后奏出的熟练而麻木,也没有音乐会上独奏那充满技巧的颤音,却恰到好处地将演奏者所有的情感流露,更像是一种倾诉。

乐声、琴声,还有紫薇和喜鹊,构成了一幅律动和谐的画面。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形容此时的景致与自己的心情呢?我在旁边苦思冥想许久,却未能寻见恰到好处的言语,只是觉得时光绚烂,岁月犹如一首音乐。自学琵琶那天起,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,怎么今天会感到乏味呢?

回到家,我把目光投向角落里的琵琶,再次拿起,然后架起,让梦想之音慢慢重启,奏响了自己成长的乐章。

指导教师:刘子吟



杨丽莉 绘

## 听阮

和平区新星小学六年(3)班 李文晴

“大雪”节气过后的周六,天刚蒙蒙亮,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躺在床上爬起来。手指在大阮的弦之间来回穿梭,开始对着新谱子“自修”,音符从指尖流出,所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喜悦与满足。

去年的暑假,在蝉鸣的聒噪声中,我和一群小伙伴端坐在音乐培训机构的教室里,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老师怀中抱着的一件乐器。那乐器个头不算小,圆圆的木面上有两个圆洞。老师介绍,它叫大阮,还有中阮、小阮、高音阮、低音阮。我们非常好奇,盼着老师赶紧弹奏一曲。

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小心思,老师扬手示意我们安静,她轻声说:“听,阮。”随后抬手拨弦,弹了一首《梁祝》。老师一头乌黑长发,纤细修长的手指拨着阮弦,浅栗色的木质阮面上覆着一层厚厚的包浆,让我对老师心生敬意。“却将江上风涛手,来听纱窗侧阮声。”老师说,这是宋代刘过的《听阮》诗句,阮并不是一件冰冷的木制乐器,在它背后,是悠长的历史,是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轮到我们自己上手了。我压下心头的激动,挺直腰板,回想着老师的样子,左手按弦,右

手拨片。“噫”,短暂又紧绷的声音回响在屋里,与刚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。再拨几下,仍没有改变。我犯了难,无助地看向老师。她露出亲和的笑走上前来,手压在我的手指上,用力向下一按,再拨动琴弦,悠扬动听的声音传出。我的心思却被手上的疼痛夺去,松开一看,指腹赫然出现几道红痕。我暗暗叫苦,然而暗暗瞥向周围埋头练习的同学,我的好胜心又被激起,便顾不上手疼,再次卖力抚琴。一节课下来,指腹火辣辣地疼。

课间,我跑到老师身旁,向她抱怨手指疼痛。她笑而不语,牵过我的手放在她左手的指尖上。一摸,便能摸到厚厚的茧。“谁会不疼呢?只不过是热爱,所以能忍下罢了。”老师说。

妈妈给我买来一把大阮,我真的坚持学了下来,学得越久,便越爱。夏去春来,秋去冬来,每每拿到新谱子,心中就会泛起涟漪。

“听,阮。”今天,我突然明白了那些国粹艺术传承人的心!真希望能下一场雪,雪花静静落下,仿佛音符从天而降,与我日渐熟练的琴音应和着,那一定会很自然和谐。

指导教师:李蝉伊

## 为自己喝彩

和平区新华南路小学四年(1)班 景子涵

自从上学期加入学校管乐团之后,我吹单簧管的用气技巧越来越娴熟。

上周日在家里,我把单簧管的笛头放到嘴里,手按着金属键,再次吹出了那首振奋人心的《欢乐颂》。坐在一旁的妈妈似乎被感染了,马上拿出手机录了一段视频,然后发到朋友圈。

转天大课间时,班主任突然走到我身边,她微笑着说:“昨天我看到你妈妈发的朋友圈了,你吹的《欢乐颂》真是越来越棒了!”我的脸一下子红了:“我现在已经会吹许多曲子了。”“那太好了!”班主任拍拍我的肩膀,“新年快到了,到时学校肯定会有文艺表演,你要做好代表班里演出的准备,上次你已经演奏了《欢乐颂》,这次换个曲目怎么样?就吹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吧,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”

没等我回答,班主任便大步流星地走了。我只会照着谱子吹《我和我的祖国》,很生疏,还不会背谱呢,何况距离新年只有20天了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我能全部流利地背下来谱子吗?如果在演奏过程中掉链子,那同学们会不会喝倒彩?我对自己

有些没信心!

当晚回到家,我把这一烦恼向妈妈倾诉。妈妈鼓励我说:“要相信自己,时间还来得及,这也正是考验自己的时候!”于是我下定决心,每天坚持背谱练曲。

这几天晚上,我翻开密密麻麻的谱子,先吹了两遍第一小节,第一遍我照着谱子吹,而第二遍我是不看谱子吹的,这样第一小节就背好了。以后每一个小节我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背,只不过背时还要加上前一个小节,以加深印象。即使有的地方吹错了,但我也气馁,会反复地练习这一部分,直到非常熟练了才肯罢休。说来也奇怪,我用这种方法居然仅三个晚上就能背下来整首曲谱了!

乐曲像一个轻巧的精灵蹦来跳去,我的手指此起彼伏地跳动着,美妙的音符在屋里游动、萦绕……“听着,真是一次比一次好!”妈妈欣慰地说。

我突然问妈妈:“演出时,同学们会为我喝彩吗?”她竟然所答非所问:“要先为自己喝彩。”不过,妈妈这句话,让我士气大增!

指导教师:刘雨婷

## 最动听的乐声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  
六年(1)班 丁安可

上周六,我与一个志愿者团队来到一家助盲机构,为三十多位视障老人表演二胡独奏。

演出开始时,我看到爷爷奶奶们都身体前倾,侧耳倾听着同伴的小提琴演奏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戴着墨镜的爷爷,他侧着头,手里举着手机,使劲伸向表演者的方向。辅导员告诉我,他这是录下来,以后可以常听。我备受鼓舞!

该我演奏了。抚摸着自已熟悉的二胡,看到台下老人们专注的神情,我紧张的心刹那间安静了下来,非常投入地开始演奏起来。一曲如泣如诉的《二泉映月》述说着一位盲人心中无限的惆怅和对光明的向往,旋律委婉流畅、跌宕起伏,曲调时而宁静低沉,时而慷慨激昂,我竭力要把那不向命运屈服、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,月光、流水变成了一个动人的音符,从琴弦上流淌出来……

那是一个夏夜,月很圆,我和妈妈在家附近的小公园里遛弯。一阵悠扬的二胡声,伴随着月光的流动缓缓传来,夹杂着人们的赞美之声:“哎呀,小姑娘拉得真是太好听了!”我挤进人群中,看见了一位与我一般大的女孩正在拉二胡,琴弓在她的手控制下正在弦上舞蹈着,她的右手带动着琴弓,像被赋予了生命与情感,自由流畅地在弦上滑过,犹如一只飞鸟自由飞翔;左手则握着细细的琴脖,手指在弦上舞着,做着繁多的花样。

仅仅一个细长的琴杆,一个雕花的琴筒,两根简单的琴弦与一张普普通通的马尾弓,竟能演奏出月光悠悠,也能奔腾出千军万马。这让我很羡慕,从此便开启了拜师学二胡的艰辛旅程。掌握基本功之后,我就特别喜欢忧伤婉转的《二泉映月》,尤其知道了曲作者是盲人阿炳后,就更加感受到曲中带有盲人的几分坚毅与自强不息。从此,阿炳成了我的榜样,我坚持不懈地练习……

一曲完毕,当我听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时,喜悦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,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公园里赢得人们赞美的女孩!

这时,一位拄着拐杖的奶奶在志愿者的引领下走到我面前,紧紧地拉住了我的手,又摸了摸我的脸和头发,微笑着对我说:“你拉的二胡真好听,谢谢你,真是个好姑娘!”我的内心一颤,深深地感受到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珍贵。

就像演出现场的横幅“我的乐声,你的眼睛”,对于这些看不见世界的老人们来说,音乐让他们看到了世界的五彩斑斓。

刹那间,我觉得世上最动听的乐声,就是我为盲人演奏的这首《二泉映月》。

指导教师:张雯森

投稿邮箱

jwxbxiao zuowen@126.com